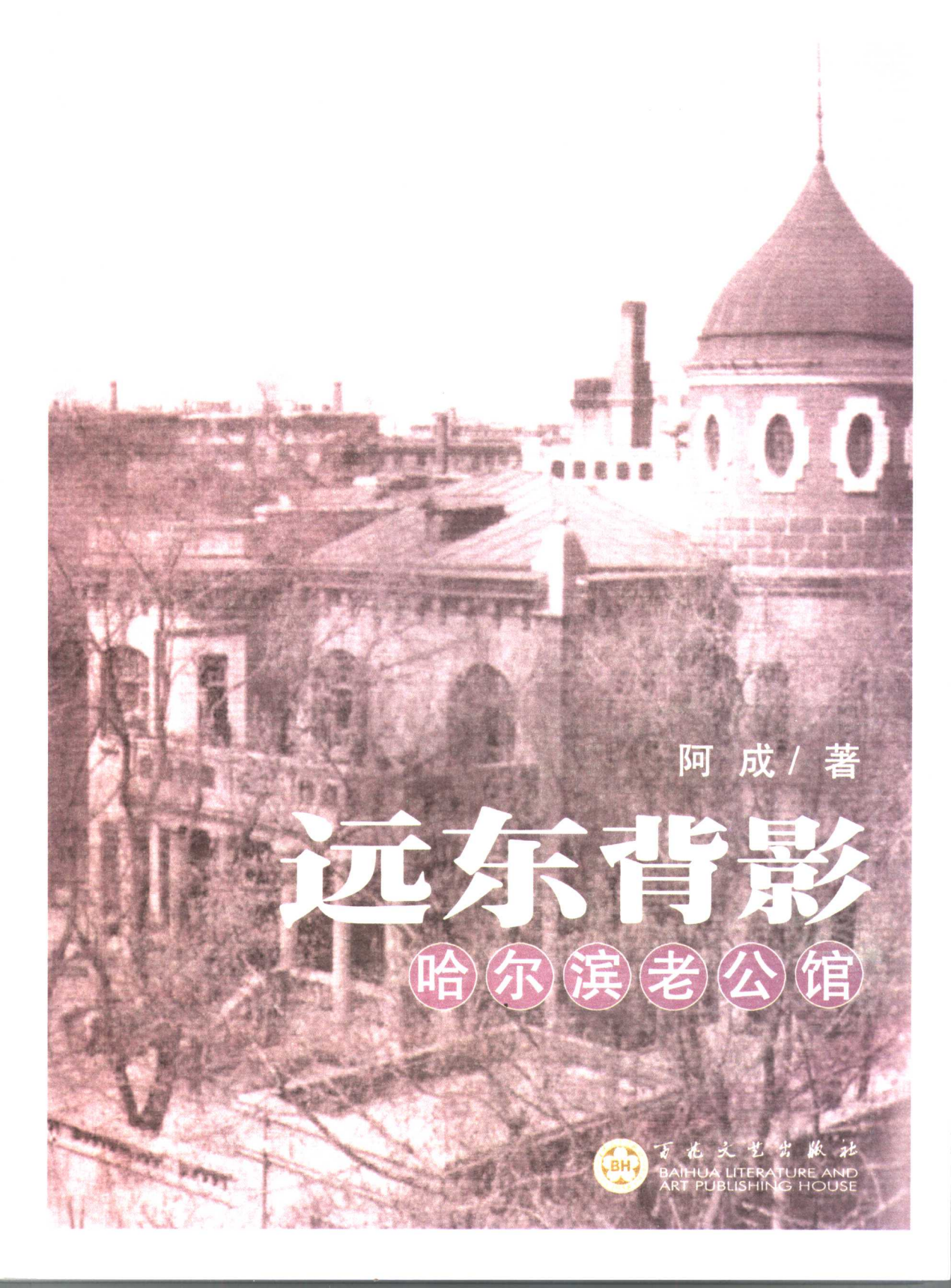




阿 成 / 著

远东背影

哈 尔 滨 老 公 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historical houses In Harbin

阿成 / 著

远东背影

哈 尔 滨 老 公 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东背影: 哈尔滨老公馆/阿成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85-8

I. 远... II. 阿... III. 城市史—哈尔滨市—文集
IV. K293.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54980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海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 740×970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2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2.00 元

城市的起源

(代序)

阿 成

哈尔滨是一座年轻、洋气、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城市。这样一种潇洒的城市形态，无论是在上两个世纪的中国，还是在进入了21世纪的华夏大地“城市之旅”中都是不多见的。因此，20世纪初，世界上就有许多国家的旅人，称这座洋味十足的哈尔滨是“远东的莫斯科”，或者“东方的小巴黎”。这当然不是来自官方的文本，而是见多识广的外乡人发自内心的有感而发。足见当年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品格与气质是何等的典雅。

追根溯源是人类的天性，是文化学永恒的主题。哈尔滨作为一座年轻的城市，这本身就赋予了这座城市的后学们某些条件、资格和资源，使得他们拥有从这座城市的源头说起的权利与能力，并顺利地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薪火传承下去。

像北京、南京、武汉，包括自负的上海，大约他们就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说得清本城中作为城市重要象征的“第一座房子”么？他们的城市历史太久远、太浩繁了，哪怕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个微小话题，也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史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说得清楚。

2005年的10月上旬，哈尔滨市召开了一次“千年文脉，百年设治”研讨会，主要就界定哈尔滨“百年设治”的论题展开研讨，以科学的立场、端正的态度和翔实可信的历史依据，将哈尔滨作为一座城市的正式设治的年、月、日确认下来。握着那个微温的、泡着粗劣茶叶的白瓷杯子，我的思绪、我的灵魂，不知为什么从“千年文脉，百年设治”的论证会中逸出，开始了我的“城市之旅”……

早期的哈尔滨，是一座中外淘金者与背景复杂的中外流亡者杂居的城市。特别是在那些为修建中东铁路而流亡到这里来的俄国人

当中,有一半以上的有钱人是隐瞒了其种族身份的犹太人,或乡情所系,或错将他乡当故乡,这些有钱人从一开始就按照俄国的城建理念来建设哈尔滨这座新城。他们的这种行为虽然可以解释为刻骨的恋乡之情,或文化的力量,但是,实际上却为沙俄蚕食这座新城并攫为己有开了一个头。换句话说,他们的这种做法正好遂了沙俄的心愿。

历史证明,梦想和野心是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很快,在仅仅十几年的时间里,哈尔滨就被建成了一座洋气十足的城市了。那些曾经去过莫斯科再到哈尔滨来的人,看到摩登的俄式火车站,鳞次的方石路,单体的俄式平房,高耸的东正教堂,以及醒目的俄文路牌和商店招牌,连同满街的俄国人、俄国话,似乎倏忽之间又回到了莫斯科。

这显然是一种文化侵略。文化侵略对于城市而言,其主要表现形式:第一是建筑,第二是建筑,第三还是建筑。建筑不仅仅是凝固的音乐,更是一种意图。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道去寻找这座城市的第一座老房子吧!

先前,在哈尔滨这片辽阔且水草丰美的土地上,到处都生长着参天遮日的榆树,因此,有人将哈尔滨形象地喻之为“榆都”。在那些像大海的波涛一样翻滚的榆树的枝叶上,栖息着数以千万计的乌鸦,当地的哈尔滨土著是将乌鸦奉为他们的保护神的,所以,我便以诗者的情怀将哈尔滨称作是“乌鸦之城”。

在19世纪末,一位来到哈尔滨考察的俄国的铁路女工程师斯·叶阿说,这里的“每棵榆树都是一座墓碑的艺术陵墓”,是的,她说的一点儿也不错。先前,这里的土人死后,按照当地的风俗都要埋葬在榆树之下的,即埋葬在乌鸦之神的脚下。这,就是这座城市最早的“房子”。先人死后住在这种奇异的房子里,他们的魂灵不仅可以得到神鸟们的庇护,还可以化作乌鸦与神灵对话、交流,与神灵同在“白山王气,黑水霸图”的空中自由地翱翔——死亡在这里是快乐的。榆树,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不仅是活着的人的“房子”,也是死魂灵的憩息之地。

在我小的时候,哈尔滨的城市里还有相当多的榆树呢,行走其间无处不与之“结伴而行”,仿佛走在“森林之国”的德国一样。在那些高大的榆树枝桠上仍然有多得数不清的老鸽窝,当乌鸦们飞起来的时候,俨然乌云一样遮住了城市的半个天空。它们一边在空中飞着,一边啊啊地叫着。市民们仰着头看着它们,看着它们像勇士一样地飞,灵魂中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一种悲怆的感觉和一种失落的感觉,先辈们的骁勇与强悍化作了鸦阵,眷恋地盘旋在故土的上空,久久不愿离去,这炽热的情感是何等地令子孙们感动啊!……

逝者如斯,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壮阔且神秘的景观了。这座曾经是名副其实的生态之城里的榆树差不多都被砍光了,那些负载着先人之魂灵的乌鸦们已所剩无几,它们大部分都飞走了——那迷人的鸦阵,仅仅是偶尔地出现在老人们的梦乡之中,在梦的故乡里抚慰后人伤感的心。

……

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尔滨作为一座勃兴而起的新城,几乎在一昼夜之间亢奋地涌进来了数以万计乃至十万计的外国人,这是发生在这座城市历史中的一股最大的且根本无法遏制的移民狂潮。他们在这座生态之城里造房子,建工厂,修码头,盖教堂,以致木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砍树的狂潮几乎成了这些外国人的一个毫无期限的盛大节日。房子一排排地竖起来了,工厂一个跟一个地建成了,码头、教堂、商家、会馆、银行、车站、桥梁、学校、饭店、兵营……全都魔鬼一般地出现在这座城市里了。洋人们在疯狂的砍树狂潮中,从布满榆树老根的地底下挖出了许多金银饰品、各式器皿和先人的尸骨以及腐烂的棺木。有学者通过研究,将哈尔滨意译为“快乐的墓场”或“艺术的陵墓”。遗憾的是,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哈尔滨”三个字已不再有“快乐的墓场”或“艺术的陵墓”的含意了。

城市里的榆树愈来愈少了,乌鸦,作为这座城市的保护神被迫流亡他乡。而今,只有在松花江跑冰排的时候,人们才能偶尔地看到在寒冷的冰面上徘徊的几只孤单的乌鸦——过去,它们是这儿的神,现

在，它们是无家可归、无树可栖的流浪者……

公正地说，正是这些来自东、西方的淘金者与流亡的洋人，毁坏了我们神鸟栖息的生态家园。

泪水模糊了父辈们回望的视线，须知，远离神的生活，毕竟是次等的生活啊！

在一个落叶满地、大雪飞舞的日子里，走在雪路上的我，突发奇想，“哈尔滨”会不会是“乌鸦”的意思呢？

目录

CONTENTS

城市的起源(代序) 阿 成 / 001



最早的老房子 / 001

- 一、一个起点: 田家烧锅 / 001
- 二、意在维权的道台府 / 004
- 三、情系木刻楞 / 010
- 四、西伯利亚休闲式的老房子 / 013
- 五、永远的老木板房 / 020
- 六、滋润的德丰源浴池 / 029



过去的楼堂馆所 / 033

- 一、白毛将军府 / 033
- 二、沉重的东北烈士纪念馆 / 037
- 三、梦中的江沿小学校 / 042
- 四、仰望哈尔滨教育书店 / 046
- 五、敖连特电影院与中国最早的电影院 / 050



难忘铁路老房子 / 056

- 一、大石头房子 / 056
- 二、特别的车站: 铁路中心医院 / 061
- 三、难以忘怀的老火车站 / 063
- 四、迷人的俄式单体式民宅 / 070
- 五、优雅的铁路小二楼 / 076

目录



中式老房子的姿态 / 081

- 一、极乐寺的姿态 / 081
- 二、中华巴洛克式的老房子 / 087
- 三、艺术山墙 / 090



温暖的教堂 / 094

- 一、一个人的圣母领报教堂 / 094
- 二、圣·尼古拉教堂 / 101
- 三、红褐色的圣·索菲亚教堂 / 107
- 四、温暖的小基督礼拜堂 / 112



遭遇犹太建筑 / 114

- 一、犹太人建的老房子 / 114
- 二、遭遇犹太医院 / 119



曾经的私人宅邸 / 123

- 一、颐园街1号
 - 格瓦里斯基私邸 / 123
- 二、颐园街3号
 - 斯基德爾斯基私邸 / 129
- 三、我的红十字幼儿园 / 132
- 四、马忠骏宅邸及其遁园 / 136
- 五、宁静的萧红故居 / 140



再见老商家 / 145

- 一、重现莫斯科商场 / 145
- 二、有滋有味的新世界饭店 / 149
- 三、伊万的南岗秋林公司 / 151
- 四、昔日的宴宾楼 / 155
- 五、马迭尔的“滋味” / 158
- 六、康季莲娜乐器店
 - 一个美丽的错误 / 163



昔日各国领事馆 / 168

- 一、被湮没的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馆 / 168
- 二、庞大的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 / 172
- 三、耐人寻味的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 / 183
- 四、古怪的日本帝国总领事馆 / 187
- 五、亢奋的法国驻哈尔滨领事馆 / 192
- 六、面对英国驻哈尔滨领事馆 / 196
- 七、寻找德国驻哈尔滨领事馆 / 199
- 八、内敛的丹麦驻哈尔滨领事馆 / 202

附录 / 208

跋：文后赘语 / 214

最早的老房子

一、一个起点：田家烧锅

在哈尔滨的城建历史上，有一个绕不开的建筑，就是地处香坊区的田家烧锅。“田家烧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老田家烧酒厂”，但它的正规名字叫“永兴德”，开设于咸丰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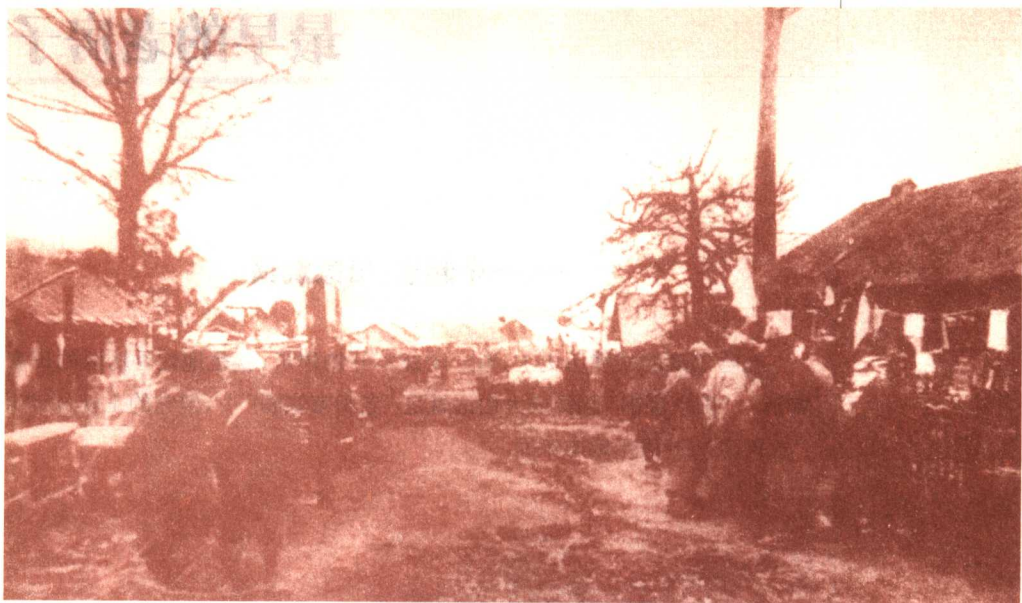


► 田家烧锅
开设于咸丰年
间，原字号“永
兴德”，后人略
去其字号，直
呼其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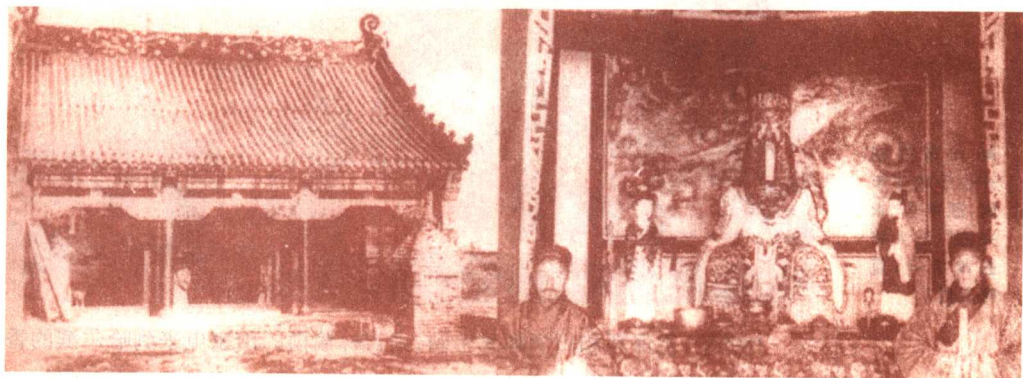
1805年，田保辉和田炳辉兄弟俩，由吉林榆树的田家屯来到哈尔滨的香坊。非常能干且富有创业精神的兄弟俩，他们在这里不计昼夜，不畏寒暑，一下子开垦了三百多垧的荒地，并盖了泥草房，开了酒厂，从此，在这儿扎下根来。九十年之后，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个地方已经是哈尔滨远近闻名的田家烧锅了，也有称这个地方为“田家烧锅镇”。1900年，田家烧锅被俄国人放火烧毁，田家烧锅镇亦随火随风而逝。那么，这个地方又为什么叫“香坊”呢？因为，先前在田家烧锅附近有一家李姓的线香铺子，挂着“香坊”二字的木匾招牌，非常显眼，于是“香坊”便成了这儿的新地名了。

经过整整九十年的休养生息，“香坊”地区已经拥有了包括安埠大街在

①



②



内的十几条街巷,形成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城市社区了。有民房就必然有街道,有街道就必然有商业、企业、大车站和饭店,街上走着一些形形色色的人。有了形形色色的人,这差不多就是一座挺现代的城市了——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似乎还是一座原始的城市,简单的城市。但是,如同“简单的幸福也是幸福”一样,简单的城市也是城市。再加上周围还有“小北屯”、“小南屯”、“魏家窝堡”等屯子的簇拥,就更是城市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过着一种安宁的、富庶的、与世无争的生活。当时,整个东北地区都知道哈尔滨有个香坊,称

① 田家烧锅是环绕烧锅而形成的村落,周围人家200余户,远近闻名。

② 田家烧锅的道观当时也算名胜,香火颇旺。

香坊才是真正的“老哈尔滨”。

我们要记住这一天——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23日，中东铁路考察队第四班员工希特洛夫斯基技师，率领二十名职工和五十名哥萨克士兵来到了田家烧锅的大车店，他们此行是为修筑中东铁路做准备的。这个希特洛夫斯基长得有点儿像电影里那个俏皮的“科伦上尉”。他们住在自己盖的泥草房里，其建房方式基本上是采用当地中国人的施工方法，但屋子里不搭火炕，而是修起了荷兰式的壁炉来取暖。俄国大师傅用当地的土豆和牛肉烧制了一道名菜——“土豆烧牛肉”，这让中国人觉得又新鲜又好笑。

接下来，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东铁路建设局全体官员在总工程师伊格纳齐乌斯和第九区区长西尔科夫的率领下，乘坐“布拉格维斯申克”轮船，在松花江逆流而上，于6月9日（俄历的5月28日）到达哈尔滨“码头”。希特洛夫斯基把中东铁路建设指挥中心就安在了田家烧锅。

这时候的田家烧锅已经不是那种简陋的泥草房了，而是一组相当具有规模、充满着浓郁中国古代民居建筑韵味的大院了，而且，大院的大门脸装饰得非常漂亮，琉璃瓦、飞檐、红漆柱子，精精神神的，充满活力，充满阳光。

对此，我想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如当时没有外国列强的侵入，没有中东铁路的强行铺设，哈尔滨就不会是一座洋里洋气的城市，而极有可能是一座典型的的中国城市——田家烧锅就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这个大胆预测的重要论据。

但是，这个中国式的梦想，很快被纷至沓来的外国列强以及怀各种欲望的外国淘金者、流亡者践踏个支离破碎。本应是中国式的城市，中国式的建筑，中国式的街道，中国式的饮食，但是，外国人潮水一般地涌来之后，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外国人，到处都是洋建筑，哈尔滨一下成了洋人的城市。

为了强占地盘，沙俄不仅盘下了田家烧锅，而且在1898年6月，他们刚刚到，居然就在香坊的一个席棚里抢先开办了华俄道胜银行。这家银行当然是哈尔滨最早的一家外国银行，但也是世界上最简陋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叫加伯里耶勒，华俄道胜银行还在香坊开了个分行，分行行长叫卡普列。这两个洋名中国人叫起来特别别扭。

紧接着，他们又在军官街（现在的香政街）建了一个教堂，叫尼古拉教堂，司祭叫乌拉夫斯基。洋人没有教堂跟中国人没有庙似的，心里不踏实。跟着，一个叫鲁西阿尔的俄国人在香坊开了一家理发兼营化妆品的商店，店铺

的名字叫布朗士商铺。的确，这么多的俄国人，男人需要剃头，女人需要化妆，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不管他们是侵略者、淘金者、流亡者还是其他什么人。其后，在圣诞节前夕，俄国的商人波波夫在哈尔滨开办了一家专门供应铁路木材的商店。

的确，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诱人的商机。

1901年，德国人刚到哈尔滨，立刻就跟俄国人合作，在香坊的小北屯开办了由俄德合资的哈盖麦耶尔·留吉尔曼啤酒厂。由于俄国人越来越多，啤酒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在1903年到1905年间，德商相继在哈尔滨建立了斯布列颠卡酒厂、巴巴利啤酒厂和梭忌奴啤酒厂。德国啤酒口味纯正、地道，最受洋人的喜爱。这时候，兜里有俩钱儿的中国人也开始羞羞答答地喝起啤酒来了。

田家烧锅很快成为了明日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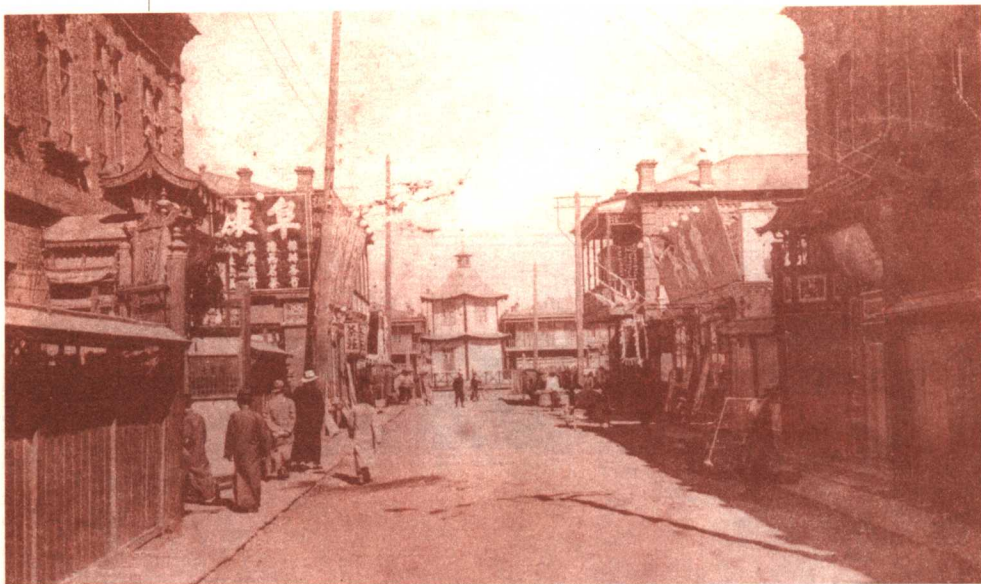
这种光怪陆离的现实，使得我们这些后来者，这些以笔耕为生的人，不得不直面这个现实来写作这段历史。这种滋味是喜么？是悲么？甚至连悲喜交加都不是，而是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啊。

无论这种感觉怎样的古怪，怎样的难以言表，老建筑是无辜的，虽然，建筑在体现人类智慧的同时，也是一种目的复杂的行为艺术。不过，当这些洋建筑、老建筑回归到我们中国人手中的时候，它就不再具有令人厌恶的侵略姿态，而仅仅是一种建筑艺术而已，是一段凝固的历史。

二、意在维权的道台府

老哈尔滨之所以被弄得样子古怪，搞得支离破碎，行政区划混乱，和上个世纪初的中东铁路有关。哈尔滨市被看作是中东铁路“哈尔滨驿”的沿线，成为沙俄的租借地。而傅家甸，即现在的道外区，毕竟与中东铁路搭不上界，故幸免于沙俄的染指。忧心忡忡的清政府便在这一区域设立了道台府。

据相关的资料介绍，其实，早在“1899年，清政府（就）在哈尔滨设立了中东铁路交涉局，专管地亩、通关、征税、司法等事宜，行使政府职权”。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特别是1905年《东三省事宜条约》中，规定要把哈尔滨辟为国际性商埠，这样道外的设治管理问题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在1902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请设立哈尔滨关道，但未得到清廷的允准。1905年，吉林将军达桂会同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再次奏请添设哈尔滨关道，并奏请以



▲傅家甸：现在的道外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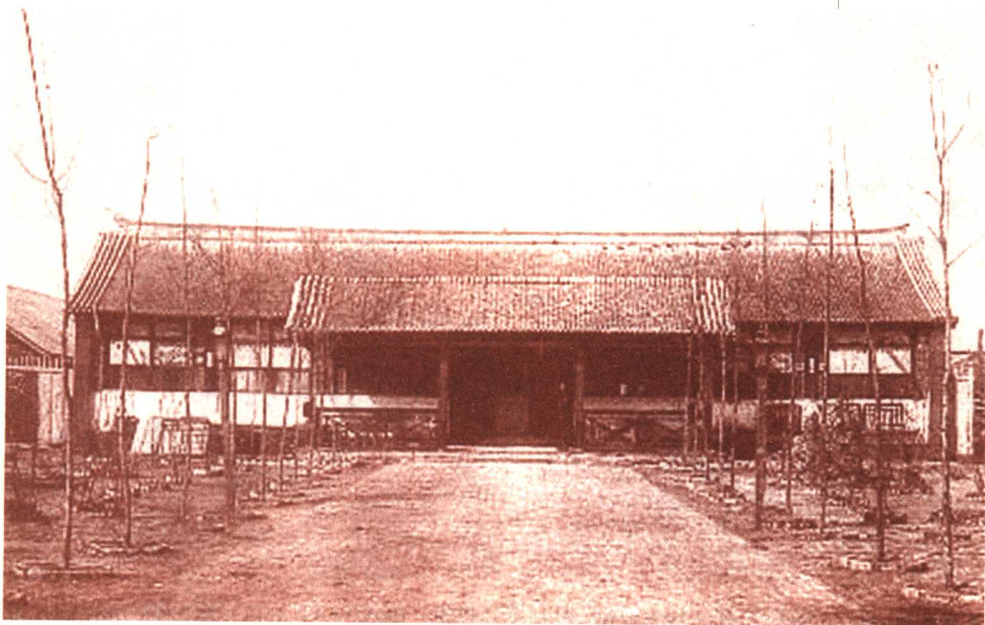
候补知府杜学瀛试署，得到清廷批准。1905年10月31日，清政府批准在道外设立滨江关道，专办“吉江两省铁路交涉并督征关税”，正式由曾任吉林哈尔滨铁路交涉局会办的杜学瀛出任第一任道台。

清朝的“道”是介于府与县之间的机构，由道台——相当于府一级的官员——治理，兼管行政司法。据推荐人介绍，这个杜学瀛“心术纯正，才识宏通，沉毅有为，刚柔互济”，他富有和俄人打交道的经验，尤其明白舆论宣传与发展工商业的重要。1906年5月11日，杜学瀛到任视事，见傅家甸街市极不规整，地基狭窄，碍难筹划，遂将滨江署地址定于四家子原木石税局东侧。

杜学瀛在任期间还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资助交涉局职员奚廷黻办了哈埠华人第一张报纸《东方晓报》。二是垫付官股，资助民族资本创办耀华电灯有限公司。

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了这个衙门当时的风貌：“滨江关道的官府位于今道外北十八道街，坐北朝南，高墙深院，青砖绿瓦。正门有一高大的影壁，前院主体建筑是公堂，公堂门上有滨江关道的横匾。大堂内除设有公案外，书有肃静、回避的头牌，刑杖等一应俱全。西侧院落是监狱，高墙铁网，壁垒森严，让人望而生畏。大堂后是飘着粉香的官眷的宅院，女眷深居简出，偶尔有红绸绿缎在门内晃动，点缀得这森严的衙门流露出几分妩媚。每天出入道台府的，除



▲道台府

戴着红帽子穿着马蹄袖官服且表情严肃的中国官员外，也常有些穿着西服系着领带戴着白手套拿着手杖的洋人来这里办理交涉，滨江关道成了当时重要的外交机构。”

据讲，杜学瀛接待外国来宾，为了迎合洋人的口味，首任道台府厨师郑兴文创出“锅包肉”。郑兴文曾在北京官家做官府菜，1881年在北京开了一家“真味居”。外国人喜欢酸甜口，郑把原咸口的“焦烧肉块”改成酸甜口，取名叫“锅包肉”。

锅包肉真的是这样一个来历吗？

今年秋天，哈尔滨城建方面的研讨会多了起来。除了论证犹太教堂、中央大街的辅街改造以及恢复圣·尼古拉教堂之外，道台府的论证会也落到了文联的头上。不知为什么，我成了哈尔滨“千年文脉、百年设治”活动的副主任，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其实，对于论证当中的有些事情的确是不懂的，或者是模糊的，但是，论题出现了，就得去研究它，去翻阅有关的资料，从而获得一个接近真实的“结论”。很显然，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上面的那些文字，便是这项学习中的零星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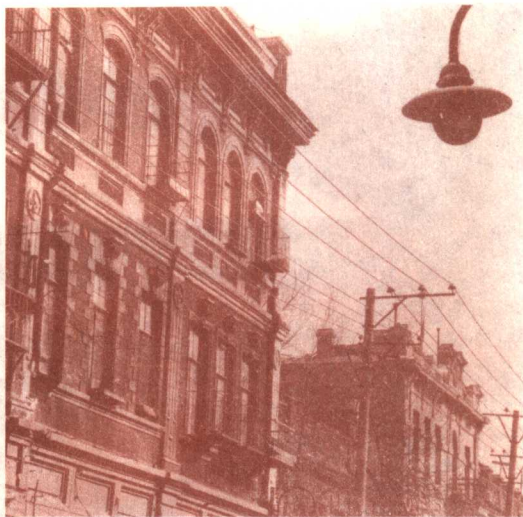
在翻阅有关资料当中，我还突然发现，哈尔滨所谓“道里”“道外”的含

义,和我以前的理解完全不同。以前理解道里为铁路里面,简称“道里”,道外为铁路外面,简称“道外”,而且恰好在道里和道外之间有一条铁路专用线,它的确是道里区和道外区的分界线。但事实上,这样解释道里和道外是不对的。在20世纪初,沙俄建成中东铁路以后,根据1905年《东三省事宜条约》,铁路沿线的哈尔滨地区为沙俄的势力范围,换句话说,归中东铁路所辖。那么,傅家甸,即中东铁路所辖范围之外的区域,即被称为“铁道外”。原来道里和道外,还含着一种被殖民被瓜分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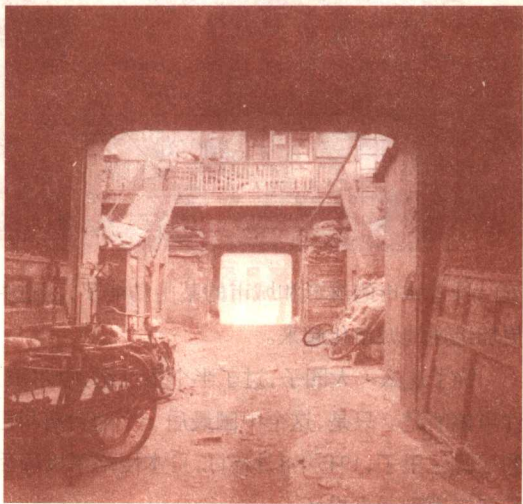
既然哈尔滨铁路沿线被强行归沙俄铁路当局管辖,那么,道外地区就必须迅速地建立一个

中国的政权机构。于是清政府于1905年批准在道外设立了一个级别颇高的道台府——滨江关道。滨江关道主要是负责管理地亩、通关、征税、司法,包括交办与洋人相关的事宜。表面上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调节洋人和中国人利益的地方。说白了,却更是作为中国主权的官方象征。

哈尔滨“滨江道署”,有人说它是中国最后一个道台府。据此,哈尔滨才有了“千年文脉、百年设治”这样一个相对合理的提法。其实,在这之前,哈尔



今日道外街景



当年道外区民居